涇野先生文集

涇野先生文集卷之十

序十

贈王道宗知潞安序

王子道宗爲南刑部正郎陞知山西潞安府夫潞安前七八年閒猶潞州也後以旣平青羊山之亂始陞州爲府吏部　奏選賢能以莅府事於是初擢保定人宋天錫主以往當是時天錫用其言居三年而潞安治今道宗之潞安也托馬生翀來問越翼日其僚胡孟和諸友又爲之請贈言夫道宗去天錫時又數

前潞序止於戢盜不若此之難政委悚而有情也且於戢盜愆亦隱然譬之腹飽短褐無妨錦衣而樗腹是鮮也

年矣潞安民困已袵席卧而來肉飽也其何以加諸聞之曰凡地方之治和甚難而平亂甚易夫民譬之提孩撫摩之乳哺之顧腹之朝夕鞠育之既久而後得其懽心苟或一失其欲即哌哌泣刺刺語反面而啼棄糗而嘖既不認爺亦不望毋當是時雖再加撫摩乳哺亦難乎其能初心也故治嬴兒癡子猶易而御飽煖頑慧之孺亦難古所謂饑渴易為飲食而積玩之稗不可與正論者也昔者道宗令陽城視民眞如其子凡事靜約不一剝擾至賣小犯量收粟穀若

銀買穀石皆異粟淨顆顆勻以貯預廩又無紅腐比
道宗去陽城數年矣陽城遭歲侵時尹出其廩以賑
業貧餓凡民與升者得升之用與斗者得斗之用皆
能充饑腸而改菜色乃益思道宗如父母之至親兄
長之至仁不然必不肯長顧却慮以至此又遠也他
日道宗進陞户曹主事差收太倉粮儲見監收内臣
朘削士民遂告諸科道同劾之後被中傷謫官外補
亦不怨比公道既明復進南刑曹郎乃益竭明清之
心盡聽折之材嚴氷蘖之操未三年而遂有茲擢然

則道宗之往也其勿渝初心滋慎職任民已治矣視若未治亂已戢矣視若未戢當使潞安允升于治平而無他後虞可也道宗河南衛人舉嘉靖癸未進士是時予在翰林得分考雖不出予本房而道宗又高陵人也於予有鄉土之情又嘗同王汝晦過加禮于予知道宗凡事思進不惟少改其道當益充廣而光大乎素學以經濟乎天下有餘也

贈趙子明知磁州序

鄠縣人趙子子明予於三十年前識之順德途中是時

今前瓊州序俱無全篇付此以示後來百無令

子明方同知順德也予下車禮貌之與款語從容移時慰之曰父舉進士筮仕行人瀕授科道乃上封事并謫閩藩照磨已陞池州推官今始滯兹順德邪歷哉子明遜謝不敏言溫而禮恭予曰不久於順德矣越明年進南刑曹正郎會晤于江左未久有瓊州之陞枉過請別翼日其僚姚正郎爲問贈言予曰瓊崖在大海之中幅幀二千餘里盖一大都會也予嘗三爲瓊崖贈言矣用其言者率得民心多樹政績階銜日起不用其言者輒速官謗焉

人危也瓊瓊治故事確所進子者亦嚴

當其道惟在好而知其惡惡而知其美耳盖瓊古珠崖儋耳之地蒼屹黎母那射石版之所盤廻南龍延澄諸湖之水襟帶而塹隘於是生黎數為之寇犯群蛋恒肆其禍患而颶風亦時振其屋居賈捐之所謂霧露氣濕多毒草虫蛇水土害欲棄之者其可惡如此之甚也乃若既領三州復隸十邑地產合浦之珠顏羅之藤翡翠玳瑁之珍五木七寶之貴甲諸天下其可好又如此之甚也雖則可惡然而其俗淳朴儉約質慤畏法牛羊被野而無

盜亟歛歲侵而無已苟正其身端其令以得其心也即民戴之如父母信之如師保歸向至焉歌頌生焉其美又如此也雖則可好然而中盤黎峒外際海寇上逺按制之官下多恣肆之處苟或一見其欲必肆其情以失其心也即民嫉之如讎敵戲之以干戈怍犯興焉侵伐起焉其惡又如此也是故馬之失可惡也而或者以爲福璧之獲可好也而或者以爲禍故君子務以得民心爲本不以地之逺邇爲念苟得其心即瓊崖之險逺如順德之

近矣苟或不然即使子明內守順德豈不在瓊崖之外哉且子明之在行人也先因出使岷府上瑞蓮之疏而以儀鳳洛書爲眞瑞後以起復前任論尊養之禮而以禹穴舜冢爲先覩則子明之於好惡美惡蓋已知之明而見之蚤矣斯往也惟持此志而不渝守此學而不惑則他日沛然斯道有餘裕也吾又何疑焉

贈王曲沃序

漢召信臣守南陽政治清平百姓賴之後杜詩守南

若守西諸無難一曲執連有特此者其要弇

陽亦政治清平百姓賴之故南陽語曰前有召父後有杜母言召杜慈民協心咸有成績在民孟軻所謂仁嚴者先後一也曲沃晉鉅邑土厚人稠民多貧屡風俗剄悍未信難役至訟爭兩造有口者㕘然未能讋服又不甚畏鞭笞考於詩蟋蟀采苓諸篇皆沃俗也然崇勤儉尊朴直憂深慮遠猶有陶唐氏之遺風焉故可綏之以德孔治初近山劉公曾為曲沃近山之治沃也躬率以儉推誠心集之以不擾儉則賦省民殷誠則百姓之情無不盡不擾則民安沃是以治

也沃人至今思近山如父母王君直夫能文章發解陜西至登進士詩賦不遜隋唐人多才多計懷抱欲措百姓乃與近山同州里知近山之治沃且詳又以其所有行之其於沃也何有行見沃人亦如南陽人之為語也直夫懋哉

贈龍臨川序

龍子夬臨川廖子朱子唐子史子吳子曰義有以道龍子也予曰五子者之道何如廖子曰民俗同倫惟士作風士習之良先興厲行𥀀學茲

為令尹
者允若
詁雖以
列漢倂
可也又
不知漢
屏諸人
真如五
子所道

試

國有常典朱子曰惟民食艱哉役賦罔衡民乃作痛
吾慈不究惡取于民之父毋史子曰夫民富勢相役
睦道亡矣講貨棄親婚姻道亡矣畧齒輶德鄉道亡
矣死不知哀喪道亡矣追遠無經祠非其鬼祭道亡
矣五者當龍子之所始也唐子曰慎恤民力簡于暇
日無或罷民于借費毋或勤民于借役借費非父借
役非毋矣子曰不明于訟民乃弛善不中聽于訟民
乃懟惡子曰仁夫五子者之道也夫廖于政之基也

者不

宋子政之物也。史子政之經也。唐子政之程也。吳子政之機也。基定則民立。物散而不私則民不匱。經行則政修。程舉則民康。機明則民斂德。定基莫始貞散。物莫大于不欲。行經莫大于時。舉程莫大于義。尤莫大于慈惠。明機莫大于公。

贈博野掌教邢君序

予初守太學、掌科王龍塘諸君子、枉謂予曰、敝僚邢掌科汝默者、其父古松先生弘仁、山東名士也、爲臨邑選貢、求就學職、獲授博野縣教諭、請一言以贈予

大羹玄酒之味無用參調令人鼻吻醒解如此而師引以成均替宗無雖色矣獨姚孫餐廢命者哉

嘆曰予不知為人師之難近守太學方信其不易矣夫士之來者聰明才辯固多有之然頑梗強悍安逸自取者亦不無其人又或富者怙財貴者恃勢朝教而夕更昨誨而今違導之以禮或不循其節陶之以樂或不諧其音予每求其故而不得也則嘆曰當非予本之未端而我教之未公乎遂痛自刻責數陳古昔於是諸生始頗有聞言而信見行而迪者矣今龍塘子言古松先生之為人也五歲失恃善事繼母無異所生友愛諸弟喜怒與偕隨父靜海縱侍苛嵐一

不知古松當時克副先生許可仍然先王與善之公望世之厚

心藝書無所外慕祁寒暑雨亦不輟卷其甘淡薄出於質性輕財篤義毫髮不苟凡處友朋厥孚交加至於論事儻直人或不堪退無怨言親故或偶失義者輙自惧曰得無為古松所知乎夫古松先生如此則是其本已端而在我者已公矣以訓博野之士吾知其令無不行禁無不止又奚有予之所嘆者哉夫使天下郡邑之師皆如古松之有本也則其士之入太學者皆可以不煩告詔鞭策而趨道矣予又何所憂嘆哉夫民生之不厚皆由士習之不良士習之不良

溢于言外

皆由師道之不立。聞有勸古松就封子官者則對曰人各有志我又何以子之官為哉夫子之官已所成者也且不欲就況其在他人者乎則古松之志出乎風塵之外拔乎流俗之表雖安定胡瑗泰山孫復之立師道亦不過是以是而作士之良也雖傍郡連邑皆將易心與志矣況於一博野乎嗚乎安得天下如古松者數百輩遍布庠序以為太學賢士之張本則民生之厚可坐見矣

贈顧順齋考績序

考績贈言者豈易更僕未有以義立論者自經野倡之間顧君人品學術不在馬汲諸君子下則於此臣之義撫所點染可知矣

顧齋顧君志仁在南銓曹將有考績之行或問于予曰何以謂之考績也曰考績者考夫義也義則為績弗義則雖有績而弗與何謂也曰今夫較獲禽之績者得若丘陵可謂多矣然一近於利焉則君子不為也較廣土之績者得乎天下可謂重矣然一非其義焉則聖人不為也故義者績之質也績者義之功也君子適莫皆無而惟比于義也或曰宰士之濱皆王臣然而有遠近之分焉有輕重之別焉是故均一郎署也在北則近在南則遠均一銓曹也在彼則重在

此則輕顧君去近而之遠舍重而就輕可謂貶績矣今乃合而考之則前績多後績寡斯亦謂之義乎曰義有以遠為近者則不得為之遠是遠於位非遠於義也義有以重為輕者則不得謂之重是重於勢非重於義也然則顧君前之近且重者非義乎曰義也近亦義遠亦義輕亦義重亦義則何居曰於其遠且輕者既義矣見其居重與近可知也古之人固有欲出入禁闥而好近者矣固有欲得齊卿相不欲去而好重者矣君子未嘗不許以義也苟非其人雖謂之

無羞惡之心者可也古之人固有欲辭樞副而好輕者矣固有欲辭說書思為求安尉而好遠者矣君子未嘗不許以義也茍非其人雖謂之無是非之心者可矣顧君能如孟汲也近與重皆可也顧君能如馬程也遠與輕皆可也故曰無適而非義也往年顧君初入吏部嘗聞劉約齋言其材之美即居吏部又聞林基學言其學之正比得數聯讌席聽容聆語又數月也其所以辭近而居遠舍重而就輕者其為義四方固皆誦之豈待於予言哉斯往也當考課之責者

周公直節勁氣公言之信勝漆之救也屢請如見顔色

國不能以南北為重輕矣

贈司寇貞菴周公考績序

貞菴公履南京刑部尚書位三年矣將考績北上以覲　聖天子南都諸公卿皆有贈詩其僚南津胡公以序屬予曰公掌邦刑三歲決小獄訟幾何斷大辟幾何覆勘重臣勳戚罪犯幾何實有古五聽三訊之風圜土肺石之教其績真關繫　國體者也予曰是豈公之績乎曰公初令　安凡振饑育馬作學禱蝗以及塩糧桑絲之處民無不阜及為御史或諫止佛

事或踈設旁備或薦雍世隆之賢或發寺人李興之奸及在大理以保釐受賞在操江以弭盜馳名節財著于司空擇將稱于兵部其樹勲　明時已久乃不以為績則公之績也如之何曰予見三山里有富人為巨室者梱人雕楶閞人敷範杇人塈闑桼人程檼梱人削椽丈或失之短尺或失之長方或失之廉員或失之流乃逐工師一定規矩準繩於是群工皆效其巧而措其能遂成巨室之美故大臣者官家之工師也上以道德佐人主中以綱紀正屬吏下以風俗

化士庶者也、唐宋之季不然、知君有所喜也衷所好者以迎其喜。知君有所怒也縕所惡者以濟其怒謂之得君則可矣於道德則未也。其屬斷罪克允矣、因其非我意也而拒之。其屬斷罪未公矣、因其如我意也而從之、謂之崇勢則可矣於綱紀則未也。天下人心本直也、見巨公貶道以求合。莫不改其直焉。天下人心或曲也。見巨公守義而獨立。莫不變其曲焉、故大臣之動止雖微、係乎風俗者不淺。閭公以父疾乞養病未幾居憂則當入京取勘付、當是時宦瑾方橫

也其友勸公曰子以病歸家以憂入京恐不免可貸數百金以賂瑾公曰以金而市惡名非心所欲卒得致仕罷他日又以言事罰米督輸京邊有同年請公過揚州以處其眷公曰方次苫塊痛不能出且利之所在害之所伏耳破業以應罰人皆於公稱愚知者以為公高矣且久居要路未嘗一肆驕侈一侵鄉閭宜公於患難之際見覩而不見官見義而不見利者如此其壯也人言公於戊子仲冬已擢南刑曹矣而己丑初春即改北以　手勑下閣議轉也莅政方四

十二日、桂相適以事去位、言官交劾下之於獄、所司詰公請正、公曰重臣被劾、起自言官。　朝廷命有公道及律例耳。他日告當道亦若是、又曰司問來可則行。否則駁亦常格也。當審時若肯服辯即當擬審奏聞取斷、他莫之能比、次日有　旨復改公南刑曹人皆為公稱屈、知者以為公陞矣、且久列上卿、未嘗一奏祥瑞、一獻佞諛、宜公於進退之際、見法而不見害見公而不見私者、如此其定也、將所謂忠在道德而不逢阿其意、正在綱紀而不適莫其心、化在風俗而

不傾側其身者、公殆近之乎、昔成周盛時、蘇公為司寇能列用中罰、故能長此王國、刑措四十餘年、功及成王之世、公雖為蘇公不可乎、聖主方興唐虞之治、欲刑期無刑、親見四方風動之化、則公之往也、其明五刑以弼五教者、雖晉為淑問之皐陶不又可乎、

贈石泉潘公考績序

南少宰石泉先生婺源潘公將考三年之績、南都諸公卿皆有贈詩、少宰之屬為問序焉、予曰公之處者

已歷三任矣其績孰為盛乎曰公在大理平讞明允
在吏部銜考精實已不待言矣惟是在鄖襄者則又
盛焉當是時地方饑饉疫癘之餘公乃黜貪墨節財
用招撫流離發儲粟以賑餓殍未幾河南之盜入武
當陝西之盜入上津四川之妖寇入漢中侵軼震撼
甚猖獗也公則請建巡司以障險隘割取香錢以充
軍實設保甲法以聯守禦立更番團練規以振師旅
於是河陝之寇三月而平蜀漢之孽一鼓而禽盜賊
既息刑罰亦省乃作新士氣敦正風俗三邊為之底

定朝廷遂有金幣之錫則鄭袠之績實非人所易及者也予曰抑吏部之績爲獨盛耳諸君不見獵事乎當舜之時歷山有嘉禾千畝圮山之三狐殘其數壠焉南谿之狡兎蝕其幾丘焉歷山主人引韓盧以獵之於是獲三狐縛狡兎而田始成然而嘉禾之踏踐者亦過半矣未久而狐兎又出焉則歷山主人不勝其獵乃身之蒲坂訪諸虞畨畨謂之曰若塞三窟杜𡺸穴窒其出入絕其種類則可高枕而卧矣從其計遂無田患是故賢材者斯民之庇也使當時河陝

議論高古識見卓犖雲流霞燦經世之文也與銓得人席有才不任事事不舉方若崇柳求步

言也以宰則分數又不侔矣

蜀漢之間皆得賢材以居藩臬守令則不能驅盜於鄙褻公雖欲成非人所易及者之績其可得乎夫吏部實賢材之樞而以宰則佐冢宰以統百官均四海者也當其進退抑揚之間苟各當其材而不謬即天下之為藩臬守令者皆斯民之庇也當其進退抑揚之間苟不當其材而或謬即天下之為藩臬守令者皆驅盜之徒矣近嘗同以司空中梁張公有石城之行中梁曰石泉政本忠信行出孝友實予同年之信厚也則嘆曰果若前言向使如公數人者布列蜀漢

河陝之間則雖無公以撫治鄖襄亦可也今天下西北之旱方數千里東南之蝗經一二月海寇出沒于江洋北虜跳梁于邊塞秦晉梁豫之民流離餓殍者不計其數其究豈可皆謂之天哉然則當賢材之樞者能不隱於心乎公誠遴選如公之在江浙漳武者以為藩臬守令使天下皆得其人既可以弭盗而阜俗亦可以召和而豐年不尤愈於鄖襄一隅之績乎故曰吏部之績為獨盛也曰子之言似矣其如南北之異位何曰大臣之言論風采朝建于家暮行於國

方勤于此，即至于彼。且公之斯往，雖上告
聖主，以爲政之本，下告執政者，以建官之要，蓋皆同
心一德之事，固可立而行也。近嘗聞待選吏部之官
者，率多不問義而問命，於是有十年不調之令，問之
卜人曰命也，有一歲三遷之守，問之卜人亦曰命也，
夫使天下之士，皆樂于談義，而輕命，即民之不利者
鮮矣，豈非天下之福乎。使天下之士，皆樂於談命而
合義，即民之不害者鮮矣，是豈可不爲之寒心哉。夫
公之所居，與其所可言者，皆在進退賢材之地，故曰

吏部之績為獨盛也已

聖主見公之令儀而稽公之茂烈即聞冢宰且虛席矣宜將柄用乎公行見可使野無遺賢蒼生皆被乎其澤矣

贈南少司馬乙峯蘇公考績序

乙峯先生西安蘊公將有考績之行同鄉諸縉紳謂予宜有言曰公之績雖考於三年而公之爲少司馬并前太常卿少司空也今已十年三品矣積勞多而累功高惟吾子鋪之曰是奚足言公哉是故有大臣

三代而下北能

薄世味逃蹊徑者眞仙仙不凡之人我不然尚有入市攫金落井下石恬不知恥者賊天下不小矣此篇意有愚重而正論凛

之績。有小臣之績。建一功。樹一業。決一獄。營一室。練一卒。計數而開。并署而課。此小臣之績也。若大臣者、言。論風旨。進退。動靜。百司。具瞻。多寡不與焉。公邇嘗進　表北上。竣事而適有少宰之缺。人謂公舊吏部也。例當居此。然新體凡遷權要近秩。必有所請謁焉。而後可得也。人以告公。公曰。吾豈可攝私門而取公爵乎。即日束裝出彰義門。夜宿于良鄉。公遂不果改吏部。未幾少司馬缺。公南少司馬且久也。例亦當北改。是時公已還南矣。人謂公少濡滯。而缺必有一得、

潭可畏數語可為居官箴矣

免茲三年之行惜乎公之不然也公聞之曰吾寧為三年之考而不欲苟焉一旦之趨吾寧為數千里祁寒暑雨往來奔走之不憚煩而不欲焉咫尺捷徑之行聞之於人人皆稱曰乙峯公其有大臣之體哉斯其風真可以敦薄寬鄙矣即使公有北鈌之改人以為進 表而往遷官而行未必有今日之懿稱也其孰為美惡輕重哉昔漢張釋之始事文帝十年不得調後爲謁者僕射從文帝登虎圈驟乘行至司馬門或至霸陵及出中渭橋應對輙據法理文帝率皆稱

先王旨
道也

甚後遂為廷尉三公令治案盜高廟座前玉環事亦不阿旨天下後世稱為盛漢名臣然則人臣事君惟權政至而不能舉經以諍國祿至而不能守道以濟民耳又安可論位之遠近官之要散哉此固公之素志與定見也公初舉進士出令榆次榆次素稱刁悍難治公至之日平易近民懲其桀黠而又砥平役賦均涂水利民愛如父母既久不忘被　召行取額註科道公辭而不居授兵部主事因有他謗忤于宦璉謫播州桐梓驛丞璉既誅　召還授吏部考功主事

抒懷 不用 常參 而概 生平

至文選郎中凡選用人才士林稱公後陞太常少卿以至今位則公之履直迪義而不苟於遂人者蓋自昔則然也茲往也或晉正卿或入翰相益懋忠貞表儀朝著風行海內勳業是吾鄉曲者之深望也

贈黃伯元考績序

弋陽人黃君伯元為南刑部山東司主政三年將考其績於吏部其僚李文與林大和為聞言予曰朝廷立法雖以三年六年九年之績為考士君子立身則以百年千年之績自考也士而能考千百年也

[illegible]有志者一讀一起

則雖三年之績劣不害為無績士而不能考千百年也則雖三年之績優未必為全功是故稷急於播穀回樂於陋巷其績之有無甚明也知之者以為同道禹抑洪水孟軻闢邪說其績之難易甚明也知之者以為孟子之功不在禹下故君子之為績亦求諸已而已不識伯元將止以優三六年之績而已也亦將考千百年之績而後已也如將考千百年之績而後已也則其所以追法乎古之人者不遑暇食矣或曰禹稷顏孟大聖賢也曠百世莫與並肩邈欲學之不

亦迂哉曰士患無肯為之志耳是故旦為顏孟昨雖
非顏孟旦以後皆顏孟也夕為禹稷朝雖非禹稷夕
以後皆禹稷也為之則何如曰在我者自衣服飲食
宮室姑在民者一飢一溺皆我飢溺之也且伯元之
祖石厓先生以風力御史著于
憲廟之時伯元之父園峰先生以嚴整家法表于潭
石之里伯元思光前烈以考千百年之績必不肯以
斯言為迂也

涇野先生文集卷之十

涇野先生文集卷之十一

序十一

贈余行甫考績序

東臺余子行甫為南京陝西道監察御史三年矣正月之初將北上考績以言事被收繫既釋歸始過吏部以給移於是其僚陳子孔修為問贈言涇野子曰東臺往歲迎其父碧桐先生來奉歡稱壽悅動南都吾知其孝矣今春之北建也臨難而不戚過善而不擾鬭禍而不怵同行之僚皆稱任焉吾知其友矣果

一篇大議論臣子有志世時者宜

以書之座右此涇野精力注處或東台不必有也

若人言昔有君子書之下考其色自若書之中考其色不喜於是盧承慶以爲寵辱不驚也遂書上考君子之仕也其上考德其次考行其下考績績以徵諸民也爲下行以見諸僚也爲次德以格諸君也爲上德有五至謙而無私則愛至將而不阿則直至尊而不懾則敬至犯而不欺則信至匡而不猛則忠至五至具而德崇矣行有六疵一於可人而索瘢二於愉人而蓋愆三於勢人而附美四於讜人而離群五於比人而喜同六於利人而解義六疵去而友成矣績

有四懋其情可殺也其律不可殺也君子雖不殺也刑亦近於殺也是之謂懋義除其隮穽而憐其愚也開其藩籬而指其迷也究其胚胎而傷其誤也是之謂懋仁棰楚之下相鼠歌焉桎梏之餘行露詠焉是之謂懋禮折獄片言而可爲也則人有實而不用也是之謂懋信四懋具而績建矣昔者張天祺嘗爲御史矣以靈寶采稍歲用民力久爲困擾乃言於朝止籍隸監園夫日月課伐以足歲計民力自是以蘇推是政也績之不建者鮮哉呂獻可爲御史知無不言

言無不盡一時諸僚如范純仁司馬君實或稱其貞
固或美其先見同心戮力以獎宋室雖謂其友之成
可也惟明道程子又有大焉其在神宗時為御史進
說以正心窒慾求賢育材為先以至誠仁愛為本常
言人主當防未萌之欲不可輕天下士其尤極論者
輔臣不同心小臣與大計興利之臣日進尚德之風
浸衰神宗至俯身拱手以聽是所謂集於德者之三
者東臺必居一于是乎或曰集於德者必成於行成
於行者必斂於績不可以支離說也曰若是則所望

於東臺者不又周巳乎東臺名勉學廣西馬平人嘉靖癸未進士

贈俞舜牧考績序

二江俞君舜牧為南京山西道監察御史二年矣將考績北上其僚問贈言明日宋獻可以其札來曰此二江之自筆也札曰稷淅江建德人家君諱廷貴起家歲貢授山東平陰訓導陞伊府紀善至審理正致任壽今八十有三歲長兄夔丁丑進士任四川僉事次兄龍及第貴皆邑學生予覽之曰此札與考績奚

南京堂官不可罷惟南吏考于批非禮也劉太宰龍曾古之役矣

洪手若非二江問慶壽序之其請一樂堂記也曰二江固為考績札耳曰果若是則二江之績不可及矣古人一言之出不敢忘父母一行之美不敢後諸兄將非二江之謂耶且獻可嘗言其奏革黄冊之宿弊條陳江洋之盜賊裨陳治道以濟久任而拔幽滯其他分祀有疏舉劾有章罷革南京堂官有議署掌河南湖廣等處之篆凡七蓋多風紀所關政務所急者也乃二江或沒而不列又或列其一二於後也而不先則二江於道德功名之際緩急輕重之間已了然

垣亦前
言者故
府總行
善以貸
垣淂罪
必叅豫

矣夫馬時中之為御史也常曰吾志在行道使吾以
富貴為心則為富貴所累使吾以妻子為念則為妻
子所累是道不可行也今二江動以父母兄弟為先
其行道之志沛然難遏將不可為今之馬伸耶夫河
南道者考覈南京部院寺監衙門屬吏之賢否者也
予在考功時得與河南道通河南道以為賢考功常
取其十九焉河南道以為不賢考功常取其十八焉
蓋詢訪既博稽察尤切是故然爾夫二江嘗署河南
道矣其書稱職者必先道德者也其書不稱者必其

涇野不
言其所
司而言
其所畧
必此公
畧見於
有權衡

當于經學者矣志六而明于考人也則讀不必考可已

先名利者也○二江常以此考人令其登吏部而考於人也必居一時之最無疑矣雖然君子之志於道也救時為急薦賢為重○今天下北方春夏貴雨而山西河南陝西等處或旱乾數千里間使老稚轉於溝壑南方春夏貴暘而應天薇寧蘇松等處或霪霖一二月間使麥稻蝕於蝗蝻若是者盡謂之天數恐未必然○若歸之人事則夫當言路之責者選建明德於九州以救飢餓於一時者固有夙夜不遑暇食者矣昔曾子之廣孝也雖戰陣無勇以至殺一禽斬一木不

以其時皆不以爲壽然則二江椎具札之意而充之則其極也雖光於四方通于神明者亦可馴致乎

贈歐陽南野考績序

南野歐陽子崇一以翰林編修出爲南京國子監司業今將考三年之績于　朝也南都羣公卿皆有贈章大司成鍾石費公欲予爲之序或者聞歐陽子之考績也問曰治水者以疏導爲功治火者以焚萊爲功提兵刑者以平寇決獄爲功皆可指而見也歐陽子爲少司成職在訓迪諸生其事隱而未見行而未

南北監丞重參得南亞司城尤不同矣欲正士習自此文不可不讀

成乃亦謂之考績何也涇野子曰亦嘗見北門作室者乎解人計鋸以受金瓦人計甎以受廪椽人計樓以受資鏝人計堵以受餼若乃定鋸以示分比甎以示度差椽以示數會墻以示至則惟工師者懸尺斗而操繩墨以指揮之者也是故他吏之為功雖顯而其效甚近司成之為功雖隱而其效甚遠惡乎存曰惟在正士習耳夫立誠而言蹈矩而行奉規而學者士率如此雖謂之習不正不可也工於媚悅閑於奔競狃於偷惰者雖謂之習之正亦不可也士習如其

古道以倫教以身教恩與義至治也既近以盛氣發士是賤士矣

皆正也即天下並皆得其人而民蒙其福不啻一水火兵刑獄治耳歐陽子蓋嘗識其機而用力於是矣當其績文孰能為之大乎昔者陽城嘗為是官也諸生有三年不省親者城曰諸生篤于文而薄於親吾又何以教為乃遣使歸省於是一時士習以孝為重聞今南雍之士固有不待遣而數歸省者矣豈其賢於陽城時之士哉蓋多假借之言不勝告乞之繁即先誠之訓反為後偽之囮耳歐陽子有父母具在也曰德既仕於此不能歸養而又離逖二親其謂諸生

何乃顓迎二親晨昏定省三牲以養愉悅之誠風流南國於是諸生曰歐陽子豈惟言教將以身教我者乎薰其德而化者蓋種種焉聞歐陽子嘗為州守其撫字之勞又與陽城在道州者同又安知他日或當大論力定國事不與陽城同哉然則歐陽子雖為今之陽城不可乎昔予校文癸未會試嘗見歐陽子試卷矣嘆其弘博醇實當冠易房也然歐陽子學于陽明王子其為文槩多本師說當是時主考者方病其師說也予謂其本房曰是豈可以此而後斯人哉其

本房執諍終不獲前列一時遲閱其卷者皆惜之及歐陽子為司成遂以其師說良知者日講授諸生益擴充而廣大之誠能仰師孟子并其良能者亦以牽入不但思同陽子而已歐陽子茲往固知有所亹亹於是矣於是鍾石公曰佐吾立師道於天下者正有是耳

贈王景初考績序

予嘗謂一言之是非足以定天下之治亂者御史之考績是也蓋天下官之邪正皆御史之所得是非而

臺諫職在糾劾

信官邪世道係之此篇不減青晚白簡矣

御史之賢不肖，又吏部之所得考而殿最之者也。如御史所是者皆正人，吏部曰斯御史也賢，眞以為最而考之稱，即天下官聞風而正者衆，民之不康者鮮矣。如此而天下不治，抑未之前聞也。如御史所非者皆邪人，吏部曰斯御史也非不賢，不以為殿而亦考之稱，即天下官聞風而邪者衆，民之不病者鮮矣。如此而天下不亂，抑未之前聞也。或曰：若是乎天下亦易耳。胡治日少，亂日多乎？曰：於此有人焉，內實而不露，行敦而不浮，志忠而不阿，豈非正人乎？然或從不

飭口不工勢無可抒利無可通交遊不廣夤緣不知則固有惡之以為邪者矣於此有人焉黨惡而嗜利懷姦而馮勢虐行而病民此非邪人乎然行非而澤言僞而辯權有可結賂有可入親識甚博內交甚能則固有喜之以為正者矣故若此之正人也御史以為是吏部亦以御史為然即天下之不亂柟亦未之前聞也故若此之邪人也御史以為非吏部亦以御史為然即天下之能治柟亦未之前聞也是故邪正易淆是非難眞殿最不能盡公識治亂者恒占於是

馬侍御汝上王君景初予始未之能識也廵按吾省清理茶馬三年矣予亦未之能面也比竣事還京得會晤焉其論人也皆察邪於衆好之中而不比同俗求正於衆惡之中而不棄特立以此而是非天下官之邪正將毫釐審而銖兩明其有不當者乎董子曰春秋名賈石先於五名退鷁後於六夫鷁人之所識也因其退飛而數之則六也真矣星之未賈於地石且不可得辯而知也又安得而五之𢧵君子之論人不當如此夫景初苟不惟於其一人如此將於人無

不然此豈惟天下治亂雖古唐虞之世可立見矣

贈侍御田德溫考績序

南京江西道監察御史小村田君德溫考三年績諸僚餞之鈍菴何君道充數過予問贈言曰宏嘗為六合小村子時巡江也不以其不材嘗辟之於　朝嘗斷一流囚盖得其情真矣小村子三駁而予三執之不以予為倨也小村子嘗三過六合矣予皆適有公差他出不及一迎　及覧吾之政蹟詢吾之行事曰此其為吏亦可乎不以予之失迓為簡也予聞之嘆

能以此道易世風者幾人哉袪浮頹抑奔競者在功令誰忍奸之而浮頹奔競者與願懲恬靜者其數終不勝也

曰而知民之休戚時之隆汚之幾乎惟士風之直與倿耳今夫為巨室之棟者必取深山之材而不用街巷之木豈其惡近而好遠哉以其材碩大無朋而能直耳于他日在外見為上官者或不然其屬吏田野不治獄訟不息然以其善趨承而有依恃也則遂忌其燥官焉以為賢而薦之其屬吏貨財不好請謁不行然以其好類直而守迂愚也則遂惡其微名焉以為不賢而棄之是故上官一舉錯之間其休戚隆汚所關也則小村之事豈非于所深慕而敬羨者哉閑

小村嘗為麗水知縣剛明方正能慈惠細民上官奬且辟者凡十餘次既為御史諸所廵視監理查盤刷卷渠魁就擒遂蒙
聖上金幣之錫夫若是則小村之取於鈍菴者豈非首績乎又小村云玉生平無所長惟是長史家君每以忠孝庭訓玉奉差或之任每便道歸省必以是訓玉令且考績又得便道以省吾親自念職益重而政未成又將勞家君之訓玉深懼無以對之夫若是則小村之成今績者又豈無本乎雖然斯政也行之一

處易為力大行焉則或變斯孝也行之強壯易為學終身焉則或忽小村他日或進臺撫以至宰相其取人猶夫於鈍巷也而不變即天下之不康乂者鮮矣小村他日雖越耆年以至耄期其順志猶夫今日也而不改即後世之不揚名鮮矣小村山東利津人正德辛巳進士

贈沈文燦考績序 癸未

侍御沈子文燦既考三年之績其僚高子廷威及許子伯誠問贈言于曰以上為德以下為民豈惟沈子

之職亦沈子之志也夫仕於公者武弁有世襲尺文吏無不考績者是故内而省曹院寺各以德課外而藩臬郡縣各以業課然則御史所課者何也有試差焉有中差焉有大差焉三年之俸三差多備而御史之職不職可得而考也是故内外臣工之德業修爲御史職内外臣工之德業不修爲御史不職是故御史職天下治御史不職天下亂然則御史三年而獲考績者其爲憂喜浮百官萬倍也柟閑之見善忘舉者妬知惡靡効者比中心依違于是非者譎借公行

可為御史箴矣

私者佞意存覘覦者狡懼惡結舌者偷指摘疑似者刻怨人傲簡蓋其所長而論者忿喜言奔競便儇者貪此九者無一二焉雖不滿三差其所益乎內外臣工者多矣謂之不職可乎此九者有三四焉雖滿三考其所損乎內外臣工者多矣謂之職可乎是故御史之考績非他一官一職者比也涇子論列在
朝廷者予不能遽為之詳日前黃御史因忤中人得罰俸汪御史論黃御史幾解其職乃又得倍罰俸嗟繼其後者亦難矣涇子乃又論救二御史固知後

必有禍亦不懸測焉此一事也不可以占九獘之皆將免乎斯考也豈不縈哉雖然治世之人其情易惰憂世之士其論貴嚴故昔之正色立朝而持公不阿者雖乘一驄馬過人猶指而畏之至於今以為美談不已也

贈成秀卿考績序

天之於物也分之以五辰行之以四時鼓舞以風雷斯物無不成聖人之於民也布之以百官糾之以御史鼓舞之以殷最斯民無不安然則御史者亦聖神

之馭而承行鼓舞之術者乎是故於此有貪人焉稱曰廉於此有穢人焉稱曰潔於此有忠人良人焉惡其不善事我也稱曰常於此有勢人權人焉懼其陰能毒人也稱曰賢于是考於宰衡宰衡告於聖人曰是識時務者也乃黜其所謂常者進其所謂廉能與賢者署之曰御史材即百官皆變爲貪穢天下之民寃欝死亡自亂而不知也於此有貪人焉稱曰墨於此有穢人焉稱曰汚於此有忠人良人焉雖其不善事我也稱曰賢於此有勢人權人焉雖其陰能毒人

也猶曰姦者於宰衡宰衡告於聖人曰是違國體者也於是進其所謂賢者黜其所謂纖墨與姦者亦署之曰御史材即百官皆化爲忠良天下之民歡欣樂生日治而不知也予年友成君秀卿爲御史當正德戊寅之際江彬用事蠱惑

先帝導之遊幸顧指文武諸臣文武諸臣亦多逢迎奔趨交歡恐後而秀卿適巡按南畿獨抗其鋒致令繫獄幾死而不悔於戲秀卿處權勢人者如此則其他所稱忠良貪纖之皆當也可知已秀卿之考今已

二年餘、不知當時吏部告於上而考之者、果何署也、於戲、如使斯風行、天下之民有不歡欣樂生者乎、或曰、以一御史所稱之當而考之最、遽能使天下之民樂生乎、曰、於一御史能然、則凡吏無不然、如有不然則考績者之過、非御史也、曰、御史之官、茶鹽庫倉關河學戎不一、其差遣問審錄別姦剔弊不一、其職。乃於考績而獨論稱人之當者何。曰、此御史之本也、此而當。百官無不當矣、於戲、秀卿不可以既考最而弗慎、於是諸侍御皆曰、斯言也、豈獨告一成君者哉、

近來黃冊亦故紙矣動費一冊猶可稽其十九紙則戶科職封

贈掌科南岡曹君考績序

南岡曹君德仲守南京戶科三年矣將考三年之績其僚陳子山甫尹子商衡爲間贈言且曰高皇帝最重戶口圖籍南京玄武湖中有巢洲乃令工部搆屋于巢洲上殆數百楹屋有架閣四圍水也非盪舟不能至凡天下造到黃冊咸投送戶科戶科覽驗照入後湖若有舛訛滲遺則用監生數百人清查乃行駁後造及遇雨雪則又以時曬晾凡天下戶口登耗有損田糧盈縮有差皆起文本貫告投戶科

駁即劾實亦故事惟於監司守令一加意則冊正冊正則縣冊即叅閲庫冊也

入湖徼冊故湖冊我　明天下萬世之寶也南冊藏

司其居已三年久其勞勤不可畢述心思不可勝究

其孰績如之予曰是奚足以言南冊之績哉夫自

文皇帝建都順天之後兩京皆設六科科事體相同蓋

謂叅駁糾劾言事無或異也夫叅駁係　君上之明

違而於其德則有補糾劾係臣僚之邪正而於其政

則有賴言事關天下之利病而於世道則有裨今夫

天雖純陽之物實兼五行之氣然而因其運之迭行

一定也不能無缺焉善事天者常因其缺而補之故

知是則時政之得失人事之盛否相糾實所以相成何今之公青而拜不體遂以一言而恨終

天耗鈌其木則煉青石以補之天耗鈌其土則煉黃石以補之天耗鈌其水金火則煉玄白赤石以補之於是天資其材力之長復于混沌之初四時行焉百物生焉而自不待於言也九達之衢有同征者數人焉一人困於酒仆諸途一人荒于内陷諸溝一人躭於金銀珠玉倒眠於東肆有端丈夫者過焉睨而視之曰是吾比隣里巷人也吾焉可恝然避邪遂扶仆者以觧其醒出陷者以懲其色覺倒眠者使無瀆于貨於是其他如三人之病者聞之皆惕然惺勃然改

身古道瘉矣

此評加又字二等

是何也以其所糾劾者當也於比有古銅人焉聯屬四海九州之血脉而為之者也凡三百六十五穴無不具焉蓋神農軒轅之所劑定扁鵲華佗之所校行者也於是有胃痛者則示以足陽明之箴有心痛者則示以手少陰之箴病在四肢則示之標也病在元氣則示之本也知無不言言無不盡上有勿藥之喜下有護疾之戒大和行于兩間世道升于大猷豈但裨焉而已抑夫南岡英敏慱練其畫之所為夜之所思動之所趨言之所入僚寀友朋之所講議三年之

田地論政豈惟仕文即註考者賞稟於是焉庶幾不失陽城矣

間於此三者蓋稔請之相時而必行者也此其績將百僚皆讓焉一圖冊之勞眞不足為南岡道也南岡名邁四川榮縣人

余子考績序

余子德陽為河南新鄉二年矣調山西之安邑以就繁者又一年蓋將考三年之績于吏部也安邑人周文卿陶叔和楊茂玉問言以贈是日余子亦在座則謂之曰德陽子歷兩縣矣其績孰多曰新鄉雖小其政冗安邑雖巨其政專新鄉之冗其衢衝安邑之專

其路僻往在新鄉也省一金民知一金之惠省十金民知十金之惠官閭易起而頌聲易作焉今在安邑也上惟監臨之奉下惟額辦之供為之則不有行之則若無焉涇野子曰子為道楊乎予為山松乎夫楊之生道過者或折其枝蔭者或捋其葉于人信易及矣然而其身之寡之則日至而不知也夫松之在山也歲有雨露之潤日無牛羊之牧于人若無濟矣然而其材之盛大則日益而不知也夫身貴有宅而業貴自堅德陽聰敏條暢有賈生之識爽闓超邁有鮑

永之林固不可以此而足也夫木與石天下恒用之材也木也斤至則靡薪至則焚固有見其濯濯者矣惟石則不然可轉而不可親也可履而不可褻也巍乎揷天屹乎蟠地者皆石也昔者孔子非傲魯人也登東山而小之矣又非傲天下也登太山而小之矣士而不孔子師皆在東山太山之下又何以觀魯與天下哉故曰其行頗者其道宏其心小者其量博且夫為周之人行周之政服周之冕已矣商輅近代猶有可取虞夏已遠其樂與時乃兼而用之何也其識

不亦淺乎是故學而不識爲俗政而不識則罰故君子惠而不有温而理德陽蘇州名族予同考癸未進士也故得論學與政若世俗所考之常績則不足以爲吾德陽述

贈楊容堂致政序

南京中軍都督同知容堂楊公年七十矣今春上疏乞休

聖上將准致仕與時武職大臣請老者非關住則養疾惟公初得致仕與文職大臣等與數也公將還陜

都督長處卻敵而十二便宜之疏左右大司徒所不及料者其兵從長減千涇野敘之以乾來者

西故里予竊惟平天下之道固在
君相明德而兵食二政則亦事權之重夫兵莫急於
西北三邊食莫要於東南諸路西北之兵以總兵為
椽東南之食以漕運為關若乃兵揚沙漠而坐銷邊
壓食充官軍而久負人望者則公其人乎夫為將有
三德一曰謀遠而不泄二曰見功而不貪三曰有過
而不蓋有此三德其他攻城畧地斬胡開邊皆細事
也初公守備固原直北狄入寇大折官兵雖公部伍
亦在在次時巡撫周公欲公減其數以報公堅不肯

具以情上周公愚之公對曰人臣失事之罪小欺君之罪大其後紀功者數賈諸漏匿者皆被棄而公之名遂重及為總兵鎮守四川同巡撫高公統兵征勦大彩流賊賊迫於失險願得招撫高公即以為功具疏奏　聞三請於公公不署銜且曰賊情叵測寧無後虞及公以疾去蜀諸賊果叛諸附功者往逮不免其衆始稱公高往年亦卜剌俊據西海土魯番回夷嫌起為患匈奴亦復入套公當獻議於總制楊公暫許西海之賊遣使哈密許其通貢以緩其再來之謀

尋意套賊，則備少力強，戰守皆易，俟其出套，然後徐及河西，所謂易以計破，難以兵碎者也。未及數年，套賊果已壓境，今且燒墩折邊，震驚中外，使其初議果行，全北邊軍民之命，省數萬兵粮之費，不啻也。昔漢神爵間，諸羌背叛，趙充國請馳至金城，圖上方畧，言先零首為叛逆，他種刼畧可指罪开暗昧之過，先行先零之誅，遂上屯田策，卒之從枕席上過師，坐支解羌虜降者三萬餘人。當是時，辛武賢誘其功於前，而不從；浩星賜獻其侵于後，而不聽。則公為將之三德

務洞知指掌制非二也則止咏而其吳

足當充國而西北人常稱公料敵如神築城如金者其亦有此乎乃若漕運之政虞夏以來未之有改也秦漢之間實無良漕唐開元時猶用一斗錢運一斗米惟劉晏以戶部侍郎領漕事即鹽顧傭即傭置吏即水置舟即舟造艎即艎定綱即綱定人卒不告勞舟不告逆一時稱便國家漕事自永樂十三年始罷海運通令運河然其所利雖在黃河而其為害亦不小故其間障有隄防灘有瀦湖委有泉流啟閉有閘過禦有壩卒有總船有數有式官上下有掌地淮徐

臨德通有倉。盖事為之處而物為之備。雖古和糴之利轉搬之便。皆可推而行也。但法久弊生歲遠政湮及公奉勑掛印提督漕運竭殫心力修復廢政故一時稱漕運十二便焉一實糧以免水兌。二嚴程以革寄囤。三造淺船以補撥裝。四革掛欠以絕私債。五就清江厰以造洋船。六開通惠河以省車脚。七更兩江二總及遮洋總以從人便。八改駕運京操諸衛以便附近。九奏革沽頭閘官以汰冗員。十奏減船廠之浪費以節民財。十一禁權要派索運船之席價以裕公

用。十二省跳板以杜侵耗。故五七年間運銀積二十萬足以賞軍蓆銀積九萬有餘足以脩船車脚積銀纔三二年亦至二十餘萬足以填實太倉此皆陰補于國人所不知者也公真可以續平江之政而劉晏不得專美于唐矣充國籌邊年七十有六公今尚少充國數歲而北虜又復壓境

朝廷棘惟得人以攘夷安夏疇咨海內宿將元戎舍公其誰不日趣公以閫外之寄則公當益懋忠貞罄展謀畧廓清塞外使永無湖沙之警焉

贈大京兆毅菴孫公致政序

應天尹毅菴先生孫公德夫今年生七十矣乃據禮
與例上乞休疏
聖皇以其情詞迫切不欲重違如所請明日其僚四
泉楊公恊諸卿寺大夫以贈言枉問予予初不知也
甚訝之曰毅菴雖老甚健乃遽去乎四泉曰毅菴公
甚樂予曰固知其樂也則何以知之曰君子有五樂
而位不與焉君子有三憂而去位不與焉或曰無位
而樂猶有位而憂乎曰然必先有位而憂然後無位

士君子出而為媕婀畏瑣之流則雖少年高致亦草木同朽腐者耳以孫君之赫赫引年乞休則在朝朝重在野野重者乎宜

而樂。故獨樂園作于免相之後。而先憂之言。盖執政時發也。是故君子有其位。憂無其學。有其學。憂無其行。有其行。憂無其材。茲三憂者。多因在其位。而常生者也。言于君雖未必盡行也。然潛移默轉之間。寧非其力乎。或以薦賢。或以糾邪。未必皆盡黜陟也。然賢者勸而爲善者衆。邪者懲而爲惡者孤。即士風攸觀矣。民者君之赤子。因其疾痛顛連。愛護保全。亦不傷吾同胞者也。物吾與也。使之以時。用之以禮。無或暴殄。而天和完矣。君子已仕則有恭采。猶未仕。則有朋

涇野之文質而蔚也

友言足以孚其心行足以服其志所交雖廣信無不立茲五樂者多因去其位而後知者也公自南科以至今幾或因宣大昌平延事指切虜禍或因郊社祭祀之愆期稱述祖戒或因視朝經筵之疎闊舉引故典未幾廻鑾御宇當非公之忠誥乎其曰公舉劾以嚴考察崇綱常以奪私情任老成以廣言路尚廉恥以正士風黜姦貪以懲兇惡皆切務也一時賢能頗安而彬卿喜宣諸葦皆遠矣民壯濫役則革之工匠買關則汰之令浦城以恤窮獨嚴操備以固江防發

逆濠以杜禍變民力有逸而顧有不安者乎
皇店抽稅而商賈不蘇織造太冗而機户浸繁素宮
殿久役而工程無期倉場歲計而濫支日廣穿甲詭
寄而賦役難均內府上納而解户搭賍重紙湊陪而
行頭消乏皆與力救正之而無有不息者乎在南科
則諸諫議倚其公在藩司則衆牧伯賴其仁在京兆
則寮佐及屬協其心不可謂不信也於此有吳江之
萬師者造爵斛之餘皇方成而遇大賈收貨以征其
貨多雷廡之藤蟲馮氏之玉汝雅之金甃棘之壁赤

野黃反之珠鹽町山之銀陸蔴水蝠之魷鱝餘蚔月氐之瑪瑙蘇湖之杭稻松楊之縝綾天竺之車渠巨蜒州之玳瑁璎崖府之翡翠殆數十萬金貨也篙師者受其數十鍰之直盡裝其貨于餘皇役群櫂以開船乃日居飛廬夜坐翟室遇風濤則布金猫遇底磧則命水弦遇暴客則命鍻鼓弧矢宵無熟寐晝無酣食坐無穩臀立無停足其憂何如也已而越桃源下邳之險過呂梁徐沛之洪比出蓮渦底于天津艤於潞干盡受其貨于九衢之市無以少沾濕滲漏大賈

得以仰事俯育睦族親隣恵下㒒遠嵩師之喜而後可知也使當時遇險而不恃萬有一虞以臭厥載大賈叱責罵詈褫其衣而反其直欲求一樂得乎而況五樂哉故毅菴公之樂雖發于去位之日而實積于有位之時不然將悔恨尸素之不暇也公名懋浙江慈谿人起家正德辛未進士

贈董正郎致政序

刑部正郎西沙董君潤卿將考六年滿而有四品之擢也非寵副則少參撫已則鉅郡太守也黄金横腰

拾叢潤
卿清趣
而進以
風敎索
綸勸戒
如分累

緋衣華躬世之士大夫多冀此以爲榮美潤卿可不
數月而有之也乃以母老思卿遂飄然乞休歸去予
曰潤卿何遽有此乎曰琦領鄉舉致位此官自分足
矣年艾若此亦自分足矣又敢有分外之望乎於母
氏之意如何曰母云汝爲秀才官至大夫外佐名郡
內司法曹吾年耄耋以受　恩封歸樂鄉井亦甚嘉
悅何必尊官大爵然後爲快哉予嘆曰賢哉母也古
閫尹母惟以善養今見董母不以祿養矣則潤卿之
賢能固大有本源者乎雖然潤卿夫子之鄉人也不

白涇野之以德愛人也至是我前輩不惧官謗後輩不惧鄉評此眞儗汚隆之辨也

問子貢之事乎昔者端木子貢倦於學求息而事君夫子告以執事之恪又求息而事親夫子告以不匱之孝夫子貢之倦于學猶今潤卿倦于仕也若思息于家也則必移事毋之孝下以誨子弟旁以訓宗族知潤卿又自分或不足矣思息于鄉也則必移處家之道近以化比隣遠以正州閭知潤卿又自分或不足矣是故道無止息不分于仕隱故子思等爲無于天淵學無止足不間於顯微故夫子嘆逝川於晝夜于判許時有胡孟和者潤卿同僚也其言潤卿判嘉

更是佳意

典催科不擾撫字有方常例既革逋賦盡完蒙欽旌焉其言潤卿同知廉州吏畏其威民懷其惠愛見知于監司疊薦賢于薦剡迺在刑曹其清白之操寬厚之政又予所稔聞者也夫嘉興此潤卿也處州此潤卿也刑曹此潤卿也今還恩縣乃肯又一潤卿乎世之士大夫在官也率多矜持不失繩度一致仕還里輒曰司言者不吾劾也執禮者不吾繩也持法者不吾律也日以買田問舍爲常詩會酒會爲高遂使士風淪替後進淫惰慝者多在位婪者多在職皆

前倫教之也故曰鄉無善俗則世之良材夫子所以
以仕學為一不許子貢之倦也乆與潤鄉相知必不
如世之他致仕者為也

涇野先生文集卷之十一